

詩譚

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詩譚卷二

東萊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日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魏鶴山句

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乃出處一致之言。豈易當之

凡文仙佛壞心

不讀非聖書

邢子詩曰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學者務用于博至摭釋典道書及他異書涉獵如鶩豈知六經已具聖賢之精神就中討味知至篤行終身不盡凡不正之書徒亂人心思不可讀也真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詩文一篇西山擲之曰何用看此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出所謂本心不正

本理皆邪讀之將恐淫神亂志非徒無益揚服其言再三謝之

誓儉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宮詞十數首其一云黑河萬里全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獲青草丹墀留

與子孫看書稱大禹不過勤儉二字人主之儉尤易藏富于民漢文帝之世可知也范文正云爲今之計莫若省國用國用足常先寬賦役此言非救時之良籌乎國用省毫釐即閭里之鉅萬即運輸上納之間稍一調停得當何至民間用一而費百也悉讀懷柔縣志載周仲士議賦役一事切中時弊云天下有名爲節省而其實有大不便于民者則今之清減條鞭是已里甲

近世已成通弊矣

迨底之險

之累民易知也以故改而爲條鞭立法者貴其可繼故改鞭之始尚寬有餘地以俟有司之酌處乃一倡爲節省之說各款盡爲裁減減之又減以至必不能行矣而各款將終焉已乎必不能已則私役里甲以濟之者也是止一累甲之累而今兩累之大家爲掩耳盜鈴之計其害更甚于加賦竊謂今日之裁減太甚徒掣賢者之肘而益以恣不肖者之無忌憚當事者宜何如

從長計議也。按此乃萬曆年間議也、迄今不啻十倍之矣、里戶之私貼僉報之偏累。千瘡百孔。莫施補救。其如民何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憂國者于此必不能已矣。

三

孤山誤爲姑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獨字也有廟江壖乃爲婦人蓋誤以孤爲姑龍圖陳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行人但乞靈、懇

拔本切實之談

謂天下大誤者無如廟祀遍天下一呼萃施托散海內之物力生起愚民之邪教已至極亟難返長久者止之反似尼其義舉矣曷以明白易曉之理諭之曰內不敬父母而外敬神佛一惑也明不懼憲典而幽懼違佛法二惑也近不修現前而遠思修將來于不可問之處三惑也較刀錐于父子兄弟而施什百于衲子緇流四惑也彼愚夫愚婦豈無一二本心不昧誘其明而

歸之正者乎。此孟子所謂反經。而昌黎氏稱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呂心吾有言、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雖二氏之教。雜出而紀綱法度。教化風俗。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即百家並出。亦要主僕分明。所謂元氣充實。即風寒終非危症也。此言其有見歟、

樂意相關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香生不斷樹交

花禽樹且然、吾人自同族以及百靈、悄心一思、未有不嘿嘿關情者。如陶淵明歸去來辭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嘆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此等胸襟、實有萬物一體之意、非止對景興情如拈花弄柳意也、其古詩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俱此意、

李涉遇盜詩

唐李涉遇盜問以秀才能詩盡爲賦之李遂占

日颩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于今半是君皆論盜之生也固繇于民窮氣數至此滋蔓難圖推其養癰之故無非平日之姑息與臨時之招安遂致其日新而月盛耳昔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繇術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況敢

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來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遏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屑有瘳乎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子欲善而民善矣

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悟起再拜受教盡散

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于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故也。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可畏。舌上刀。殺人不見血。嗚呼讒之于人甚矣。善讒者必巧心巧舌、揣人眉睫、摘人心事、或

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欲而劫之、或抽所恨而
鬬之、或中所獲而發之、或覬所私而拂之、或攻
所揚詡而磨滅之、或探所傾吐而慫慂之、令人
自猜自怒、入耳且以爲愛巳、不知正受其譏嘲、
受其戲弄、而我反爲所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
哉、第一化愛憎根。善惡邪正。關時明白。第二背
後言語一切銷盡。以不聽爲主。則讒言自然歇
矣。昔嶲進在許昌有說話客求見問說何事曰

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又說我矣、進武人鬧不曉事然此言實偶中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勘得破時。方不爲其所用。

下位聽讒爲禍已重若居權貴而一中其毒。則仁賢不保矣。語云木腐蟲生自家心腸愛憎不能乾淨我有毀譽根。則毀譽人者至矣。王文正云旦處安有毀人者唐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

爲留守或有上書詣其謀反者太宗按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立斬之如此君相讒人何自而入

善戰服刑之案

唐曹植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劉貢父云不如直與封侯印勝取沙場萬髑髏讀之知善戰者服上刑之案或日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夫軍無賞士不往軍無

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殺人如殺草是何言哉。軍士固以嚴飭然禮樂慈愛所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果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龍矣。

聖祖遣將每戒以勿殺。當時諸帥盡能安輯士卒不獨徐中山也卒成大功與　國同休然則後

之爲將若冒殺飾功、不惟犯惡殺之條，且犯
祖宗之譴矣。

紅女詩

敹石屏紅女詩：春蠶成絲復成絹，養得春蠶重剝繭。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籠囫圇與。一春一夏爲蠶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今年無麻愁殺我。此詩可與聶夷中詩並傳。

誤傳寇至

羅一峯詩間里亂縱橫秋原瞑色生爭傳負匆至并作流岐行道遠多亡子風驚似驟兵荒村獨醒處空切救焚情近世賊盜蜂起人無固志民無依不亂寇未至而鄉曲風鶴皆驚奔竄不遑安望其家自為衛人自為戰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可為三嘆

挽海忠介

海忠介初起即與當道書曰

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顧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賦差煩苦官吏貪殘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顧否耳遂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前上而有南京右都之命公曰欲正百官當（誰能有此言）自御史始飭法燭奸一時斗首兩花燕磯等處冠盜寂然卒之日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篋有寒士所不堪者後士民泣送兩岸簞食壺漿（斯民何常不三代也）之祭數百里未絶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

直奔比干志若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長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行樂及時

古詩云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遊教人行樂及時也樂天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唐詩白頭縱作花園主、醉折花枝是別人、讀

之令人悽然每見入名利場中終身擺脫不得、且曰幾年畢尚平之婚嫁、幾年築晉公之綠野、嗟嗟、此志果遂。必須與閻羅先講定也。可發一笑

孤兒寡婦船

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過關津但以吾詩示則式遏共行矣詩曰十

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悽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惟公仁心、故有是惻怛之語。

詩悉農苦

李約觀祈雨詩云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躭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此輩豈知民隱者耶、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亦此

意也又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使爲民牧者讀此可惕然于民瘼矣李紳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這番難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于趙淸臣史撰每左

右之遂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行邉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技者昔西山賦詩曰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比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衆不競推詩之意蓋言居高者之危也履盛持盈剛用小心還須大手一罷公餗如王良往來不憚煩之誚甚于北山移文矣

憶昔詩

元杜宗元憶昔云憶昔功名健自期何曾緻着世情眉每艱難事只輕看到老成年方得知借屋僻莽人靜處愛山多在晚晴時剩收破紙并毫笔定自閒中更有詩全學放翁中多有理

正是此處用做方是參傑。

三年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蓋爲世人身寄山林而意係朝市者言也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

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
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
動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已不見其人是不知有
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于如此
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誘之
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
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格僧皆不爲之動久之
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

老僧之不見不問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定如是又豈除日之損道心云乎哉

空門意味長

杜牧之弱冠登科名震京邑嘗與同年遊文殊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語出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因詠嘆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

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竊以士大夫貴顯須帶幾分禪氣不可將假認眞、卽人品事業、定不遠大、 明楊文貞指官帽謂人曰看得此物重一分。則人品輕一分。看得此物輕一分。則人品重一分。卓哉此語足破貴顯之恃。

題眞妃塚

眞妃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于蘇小小死葬

吳宮之側行客競爲詩題有舉子譚銖過書絕句後來題者稍息筆矣詩曰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此言雖爲真娘而發其實看透世人天下忠臣義士幾許生死湮沒其誰過而問之可勝浩嘆

題焚書坑

唐章碣題焚書坑云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

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足爲士子吐氣又見一詩焚書只是要人愚人未愚特國巳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意亦相類

守庚申詩

道家言人身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日輒不寐、許郢州詩夜寒初共守庚申、杜子美云

孤燈照夜守庚申是也、柳子厚有罵尸蟲文、元吳淵頴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信有是物矣、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亦彷彿丘之禱久矣之意也、須自信得過、談何容易

二十八字致上科

章敎標好詩元和中下第作燕詩以獻主司庚

侍郎云舊壘巢巢今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速

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順憐之會

再秉文衡遂擢第時謂二十八字致上科爲萬

世笑矣。昔人有遇舅氏故波題日遂不赴場屋

嗽剩夫見棘圍待士不以禮遂棄去舉子業嗚

呼高矣。

典郡恭衫

元吳思誠先生未第時晨炊不繼欲將布袍質

米于人室氏有客色先生戲作一詩曰典郑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按傳曰士窮見節義孟曰窮則獨善其身孔曰君子固窮然則士奚必諱言窮也　明塘南王子縛茅為屋室僅容一席卑陋甚而稍隔市塵每以何之一日偕同志啜茗清對譁磨切偲戒

不得治一觴以恣俗訕又羅一峯留客及午尚未舉火亦曠然不以爲意家居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有寒士所不及者二公清風卓哉遠矣

文正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夫世風不古如谷風詩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者多矣。求可與共患難者誠不易得也。

眞率會詩

司馬溫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供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可自樂。爲具雖微誰笑貧。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

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諸君子于崇儉救奢之念何殷殷也。大抵留款從簡固以率真。亦求可繼。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若近日一召客便勞數日營聚。几案充盈徒飽童僕之腹而已。夫束客者情一而辭十多也甚者皆不中情觴客者嚥一而品十

多也甚者皆不中嚥維風去太甚請告之崇儉君子。

張莊簡公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餚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撞盞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而可久。亦將免勞煩以安生。且也、可汰浮費以養廉。可全物命以惜福。可杜淫侈以示後。可敦朴實以維風。凡百君子、相與遵行之、高忠憲家訓有云但以方便存心

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酒筵省得一二品。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又云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邦以日用口腹人非應酬。畧不爲彼思。豈復有人心乎。肉以養老外。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况當民窮

區區活數魚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曰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異九沙山人萬表有詩云鎔𧩙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詠雲遮天

章子厚罷相過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不為禮

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峯眞善比類僧曰曾有一詩甚奇如峯如火又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有幾意子厚嘿然

世態炎凉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

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項臺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詩人言志不同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

輕棹看晚濤接䍦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戶部華伯榮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

江頭未滿晉回首不知天已暮晩風吹浪溼鬅鬙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狠虎裹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鱗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挽舟夫咏

陸式齋咏挽舟夫云綠擲堤前雁鶩行挽舟終

正類士人

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

昔人謂詩文無關世教雖工何益愚於陸公之詩蓋三復焉

胡廣同名

胡廣廬陵人居官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　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故終身被寵無異其病篤時有人假楊公士奇名投詩云漢朝胡廣號中

析府之淚猶鹽文收、然則語泆之不慨、槩以品級引之、豈吞苛世之公哉、然木可稍議也、

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憐天生兩奸宄、枉教名姓正相同、愚論天下事之不濟大槩壞于模稜之人大川利涉尤需砥柱脂韋茅靡誤國滋大夫子稱甯武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則濟變之所重從可知矣。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爲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必爲。見得眞處即聖賢之心也。司馬溫公作韓

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謝不爲哉范淳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四語。以爲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公此言總之忠赤體國不論一已利害。所以動天地質鬼神者。卽在此也。

師生並高

山陰司馬遜伯亞乃羅水玉璟春闈所取士也同爲閩臬副使一日偶並坐羅貽詩云歲在壬辰忝試勞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相並高、司馬後爲謝過似矣古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君子恥言若闈中較士暗中摸索、總欲爲國家得人、乃一撤闈而儼然私門桃李矣、恐古來君親師三字非是之謂也、近人一登賢書、且不知有受業、而知有座主矣、遇

城楊公東明分試後獨不受門生帖謝絶禮儀，不問可知也。其答所取士書曰門生二字斷不敢受、非朽夫過矯薦賢爲國。原不宜私樹桃李耳。如不相忘、用晚生帖足矣、即孔孟處此料必正此名也、近春秋闈撤後、動以打點常儀爲苦。日後居官又以餽問禮節爲苦。甚至囑託等事愈令門生不堪。維風不去其太甚。而反以此言爲迂濶、如何、

勸孝偈

彌勒佛偈云、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采粧成、非是檀香雕刻。只看在世爺孃。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恭誦此偈、勝念法華一藏、昔王梅溪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未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

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陳眉公亦謂不禮爹孃禮世尊敬甚麽俱是此意胡無所補

同氣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矣愚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

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情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寧有涯哉。嘉靖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偕隱玉山之下。蒼顏鶴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眞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又見

一詩云兄弟同胞最相關。莫爲閒事起爭端。眼前有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其勸兄弟之和亦切切矣。憶恩官京李時寄家兄詩有長安桃李發千樹。不及故園棠棣香之句。今回想、不堪讀幾時爲弟兄之詩也。

明呂文簡公曰人家兄弟不和多起于婦人爲谿田詩云小窗莫聽黃鸝語。踏落荊花滿院飛。

我　朝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法嚴正。子孫幾

于餘人馴行孝謹諸婦惟事女工不預家政數
以事入覲
太祖召問其故答云惟不聽婦人言而已豈不度
越書百忍以進者哉吾濮蘇杏石公著聞見錄
載余祖葉古河氏兄弟最相友愛古河業儒時
余伯大河耕以佐資斧古河敬兄如父即古河
來鄉爲官府既後大河于人前呼名應之唯唯
古河令大名時大河輦給米薪以成其操後大

河病篤囑其子曰、我一子、弟數子、同居有年、倘析居、不可兩分、照兄弟人數分之。可轉語爾叔、我歿則瞑目矣、今雖不能與弟永訣、歸塟時必待弟來料理、兩心方安、古河轉河間武府、附之即立請差、便道塟兄、哀禮俱盡、分產厚給其侄、可謂友恭兩盡矣。恐不肖遵守同居之風、與先兄令章相敬二十餘年。不分爾我。鴈行中斷、情則死生以之耳。可勝於也、

題畫猫圖

濟上王舜耕題畫猫圖云愛養貍奴已有年未翁多費買魚錢而今碩鼠憑陵甚何故花陰伙爪眠文衡山題烏啄稻圖云西風策策稻初黄應費農家歲月忙官欠未輸私未辦何功小鳥却先嘗詩誠有味亦似有激乎其言之矣

織婦詞

嘗讀杜甫之石壕吏張謂之白頭翁道窮民應

征之苦淒楚不堪、近吾濮李先芳織婦詞、可謂同一情至矣、詞云白露沾衣、草蟲唧唧、老婦田間、夜夜紡績、達曙猶聞機杼聲、衰年辛苦何時極、初三初四月初見、連宵坐待月如練、木綿花少筋力衰七日促成一疋半兒啼饑女號寒里胥到門横索錢機杼倚壁淚雙漣

過順義詩

蕪湖李都諫貢過順義縣詩其憂民勸令之意

情見乎詞、詩云順州三載五迴過、轉眷閭閻日受痾、私鼠近城偏有窳、科差卒歲答于羅、秋容憔悴霜來近、山色空濛霧裏多、賴有郎官解民事、一分寬處即謳歌、夫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邵夫子之言也、李公時撫順天、故有三載五過之語、

詩譚卷二終

詩評卷三

東粤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日從胡正言
子箸胡正行較訂

人心不如石

劉禹錫竹枝歌城西門前灧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夫人

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本然也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伊川曰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明道又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繫自家則是心須教繫自家然則語其功曰正心語其關曰誠意慎獨以戒懼求慊大學已明示之矣羅一峰曰慎之在

治心。心正百行皆正矣。薛敬軒先生曰予見一伶人于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以恐懼之心勝故也君子學道必常存恐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苟安于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蓮生行

韓文公作蓮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遥遥

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
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邵
南隱居行義于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
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
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
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
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

吳生曰董生之孝格天故祥瑞見于異類如此凡自玷身名俱可遺父母憂知之乎

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乎董生無與儔嗟嗟如此孝行純飭何止見咏于文公之口文公亦未推轂于朝共知之于失意時乎未可知也愚于甲戌仲冬讀禮倚廬揮涕讀汶上董孝子傳載董少孤貧以賣豆腐爲業出入

合禮

必告母所易錢得一果二蔬即懷歸遺母恐爲女嬰分去不盡入母口先嘿遣婦携女出始進（用心之極）而奉之每冬與阿婦甘忍饑寒必竭力爲母製綿衣被夜必起視被之寒煥枕之高下母性剛時有呵詈董偕婦跪門以外雖盛暑祁寒必俟母色霽而後起凡如此四十年如一日也（不如此非孝子矣）母病日夜侍牀側婉轉問視願以身代迨沒爲孺子（狀[illegible]）泣憔悴至不可識葬于所居里許晨夕必哭拜

其墓。偶夜半睡熟起而呼母不得走墓所哭之深夜月冷哀聲切切隨悲風遠聞里人有聞之淚下者。傳行而聞風者爭有題言海陽胡氏刊爲一帙傳播愚復愾愾嘆曰孝之感人有如是哉。世間好事惟忠孝。便是宇宙大道理合大道理而高談性命。是剖腹以藏珠也。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如董孝子何嘗學問而即其事親生死之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往讀可齋襍記

此孝道絶類天性與至[illegible]人猶恐難能

裁桐城有乞兒沈姓者凡所丐有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筐中有人偵其所之沈至一河崖傍坐地出前飲食整理之手挈登舟陳食老媼前跪奉酒伺接杯沈乃跳躍唱山歌嬉笑以樂之必食盡乃更他求日日如之乃知是其母也凡數年母死沈亦不知所之若沈非所謂以孝隱哉此等洵非常人而僅自道路之口物色之可勝慨哉

許魯齋思親詩

魯齋七月望日思親詩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常時草窗夜靜燈前教蔬圃春深膝下嬉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知一日變生離泰山為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九日思親詩年年九日淚沾衣往恨傷心未易支兒望母時兒哭母母尋兒處母啼兒兵塵擾擾關河迴風色蕭蕭草木衰回首天涯漫凝涕

悲風千里暮雲垂讀之知先賢一生血誠用之于親存沒以之人子感此則生前之竭力嘗不容已矣、諺云生前不供一杯酒、死後墳前枉奠漿、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至喜不敵懼、而愛日之誠眞有不能自已者矣、廸吉錄云但思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旣起。舊本爲枯、竭力承歡。無奈來日苦短則孝思自然痛切。又按孝經云孝始于事親中

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孝道無盡一生行之不足十事闕之有餘使于修身盡性之事尚有缺陷終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孝之道大矣哉白玉蟾傳云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于地萬物爲之生孝至于民王道爲之成是以明王以孝治天下亦此意也乃學者虛談性命反遺孝弟爲常行明道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此即有子所謂孝弟爲

仁之本意也。夫道一而已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者樂此。嗚呼，此所謂聖賢一貫之道也。舍此更有何道，更有何學。

薛文清公孝思

薛文清公瑄至孝性生。十六歲值母喪，哭莫都如成人禮。迄葬父母後，讀魯齋思親詩，慨潸然淚下。因和詩云觸目家山總是思思親况遇早

春時日長每聽詩書訓。風爕頻隨杖屨媳。百歲

部華成荏苒終天涕泪感睽離自緣孤子無誠

孝不見人生有盛衰　風光滿目動哀思春草

春花似舊時堂闕已成終古恨。斑斕不復往時

嬉中宵只解追前夢隔歲猶如在遠離却憶高

堂覽明鏡曾將華髮嘆年衰　彷彿音容彷彿

思衣冠出入憶當時成人未返林烏哺。稚子曾

騎竹馬嬉。椿老暮庭風摵摵草荒春塚雨離離

固知罔極恩難報只恐終天孝意衰
又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思親詩天地無窮水自
流、韶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路曾驅馬、江淮波
濤更泛舟、孤藐光榮叨憲節、音容寂寞閟松楸、
千思萬想情何極、目送飛雲到故丘、
又沅州三月一日思親詩風木摧心已四年沅
州春日苦暄妍無邊雨露滋羣物大地陽和浹
九泉懲忿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箴光榮

凡大孝　箴

不及酬親願。俯仰終天淚泫然。

又紀先人舊遊詩之一

陰陰夏木遶茅廬曾是先人舊寓居梁上又來前度燕篋中空有昔年書聲音尚想當窗發杖屨猶疑隔戶趨五內此時摧裂甚詩成滿紙淚如珠

又思親詩二

親俱久逝孤子際明特繆忝風霜任深承雨露私光榮寧及養劬育竟何爲爲願涓滴報焚黃會有期

又永思堂爲賀太守賦瀘州賀守孝心純、一日何嘗忘二親、已痛音容隨化盡、更悲霜露逐時新、情深易感無窮恨、天大難酬罔極恩、我亦有親俱早世、爲題詩卷淚沾巾、按此知公之永言孝思情見于詩者甚多、他不及載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子體此生則致其孝、殁則致其哀、情固有不容自已者矣、昔顧歆讀蓼莪篇輒執書痛泣、于路感

感白詩
告歸見
有深思
親在衆

風木、嘆息親養不及負米時、良有以也、詩月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禮曰人子有終身之戚、其是之謂乎、

白沙上疏歸養

陳白沙告養詩丹書春暖下漁磯、終是功名與願違、鷗魚自來還自去、江山疑是又疑非、未持寸草酬萱草。且著民衣拜袞衣。　天子若憐臣母老。滿船明月伴吾歸。詩意切摯、可想見其孝

柔悸非謂貽親卧草菽之句

思矣、按白沙薦辟至京、 勅吏部考試、辭疾不赴。上疏懇乞終養其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尋、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内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憲廟親閱再三、明日授翰林院簡討、俾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上表謝。不辭而歸。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眞蓋實錄也、又按白沙事母甚謹。在外母有念、輒動心亟歸。及母喪服闋絕不衣錦繡。曰何爲親娛耳。其論治道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亦確論也。

雲霄忤貴人

明邀貢賜北山周子詩鬢髮青袍不染塵宦程

廻復　主恩新縣人爭說中都宰肯向雲霄忤貴人。讀此而有感于世事之日言也忤貴之名。人知美之。忤貴之實。人爭趨之。何也。夫阿附權貴、所以求福、柰小人之性無常。能福我即能禍我。況氷山易盡。則權貴且不能自保。我何如哉。故均一死也。死于附權則遺臭萬代。死于守正。則流芳百世。屈勝執政洗馬御史、當共得志、巳奄奄泉下之人。不識命數到來。則蟻羶蛾火立

見滿首已耳。思往有任事議每思告之海內意氣男子及閱廸吉錄志身總論良有當焉附錄于後

志身總論

夫志身何關於爲善也不知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着性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這裏囁嚅不堅依違首領則殺人以媚人者有之。不則摸稜首鼠敗壞國家事而世界受其

蕩軼者有之。古來幹世豪傑，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百鍊真金、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箇氣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郭令公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鞾中，韓蘄王之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易哉！其身已早寘爲國家有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功、狄梁公、李滂俱陷大辟，裴晉公、韓魏公、張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

不死動滿天地名懸日月彼固于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耳微獨吾人自處須時時喪元溝壑挺身鋒刃即造物神鬼亦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供其呵護宇宙屬其操持勘不過時雖尋常富貴尺蠖自好亦只是傍門作活未有能爲當世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者也古來豪傑生平閱歷自可槩覩如王衍殷浩崔司徒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

見狠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弁服嘶
聲咋舌喪膽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民物
之性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酬濁亂
世界或受得些小福澤巳自便宜奈享名太重
自任太過到得洩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爲天
下笑以此言之假事斷斷是弄不成大鑒臨甚
昭。自不容一个偽貨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故
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揉身粉碎普度救濟付與

天地萬物卽不幸而死岳武穆文丞相之死視韓侂胄賈似道何如哉人孰無死有橫死者自視寃對不可避然眞忠孝其死爲明神朝廷顯揚崇祀赫奕子孫食蔭未見權奸之死有如此世福也毋論權奸卽如哥舒翰蕭至忠王涯賈餗輩奄奄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玉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

其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虐者則未有不死即不敢以是盡槩禍福然命之爲命不益可自信乎哉又何必惴惴然爲肉爲羹惜其狗吠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也于此學得方是真學于此捨得方成喜捨進之則一絲不掛無名無功道德作用應念而滿亦即此無我相之能事耳道術不殺生者能長生余于濟世亦云

任事議

論天下事于今日議之不易任之良難而惡獨于難者易言之一日明哲保身之說最足阻人敢爲之氣夫人窮年呫嗶始博一官父母妻子環而待命爵祿身名有初圖終一蹈履尾動憂墮淵誰肯輕性命而爲 國家者而愚竊謂人世升沉原不可問居官盡職分所當然昔人鞠躬盡瘁與身終始豈異人也哉韓魏公云任國

家事直當以死付之。朱文公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歷觀古來英雄濟天下事。俱從捨死忘生中來。脫有毫髮愛根。便囁嚅觀望。任天下必無力矣。又況榮辱晦顯命數前定。人非生而佩印綬者。豈不可以予奪聽之　朝廷乎。一日投鼠忌器之說最足挫人執法之心夫明知執爲伸法執爲枉法中起顧忌疑慮叢生一鑒直前

之取戾微闇局外之調停兩端首鼠主持立揣愚謂總之不從　國家起見也生我成成我莫如君父。食其祿者任其事。責成非淺。天下事惟公。道足以自信足以服人。吾執其公。即　天地鬼神猶欽之。而彼不公者能違衆心而遠施鑠金銷骨乎。且積公憖。而毀自滅。譽自來。三代之直道未始不在人心也。一日掣肘牽制之說最足柔人擔當之骨大事有可否人有公私使公爲

他山之攻猶爲有益之藥石也若私爲梟楚之
咻則亦直行所是可矣或者曰以上犨下權不
臘巳如何愚謂從此斟酌曲當正觀定力平生
所學何處可負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
于利物于事必有所濟惟有利物濟事之心自
有行方術圓之智茫茫宇宙電光駒隙于秋事
業決于一朝誰爲制人之生命者而不畏　明
法畏犨肘乎試就時事而畧言之吏治之日敝

也縣于道法之不明民生之日蹙也縣于守令之曠官守令之曠官縣于賢否之混淆賢否之混淆縣于評官之失實評官之失實縣于採訪之遠民率今之道而欲吏治民生頓有起色者未之有也無他議事易而任事難也

嫉賢報詩

賈似道謗寘棐李及似道有罪而李召用相遇于道李贈詩云君來路我歸路天理彰彰胡不

仁界此
氣在此

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聯贈一篇長短句其用雷司戶事以丁謂曾譖貶寇準及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于道謂求見竟絕之乃知嫉賢之報天未嘗不速也千古而下如文潞公之薦劾已臺諫眞爲國家不爲一己也凡諫臣以訐直成名亦間有不是處但因之而遂謂不足信啓人主厭諫臣之端則言路之塞從此始矣

永樂朝諫臣極論建

都事與大臣跪立爭辨禍且不測賴夏尚書原吉引咎力護諫官而免或問其故曰吾儕經事久雖失計　上猶寬之若使諫臣獲戾其失不小夏之用心其猶潞公之心哉。又聞下李賢嘗議楊文貞爲本朝巨擘然以攻已者爲輕薄必欲黜之視文潞公何遠哉。及自家入相以羅倫議已遂謫爲提舉或引潞公故事請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之也此言眞得

罪于天下萬世矣。然則言官建白斟酌事非真見人非大惡亦當爲國惜體。勿貽勢極之反而相量休容。則當以護惜直臣爲第一義實實以致千萬世太平爲心。共商國事爲急。則悖入悖出不期而銷。不然其不爲氣焰所用者鮮矣

嗚珂遊帝都

李泌少爲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絶粒升天猶不然嗚珂遊帝都安能不

貲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可謂有志矣、

柏廉夫詩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柏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誠聞廉夫至甚悅仰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

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

彭澤說淵明

夏正夫過彭澤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尸祝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

用此閒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瘵毛骨、予孫蓋認是先塋、懇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修書閙幾塲

景泰　朝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時丁叅議與宋尚寳尚氣失色忿詈于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叅議丁公性大剛宋

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偉言涉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書鬧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咲也嘗論人臣所以不和者只恐奪寵能故耳夫予奪原聽之君父勦勞本責之職分從國家起見何處容得我私況比肩立朝相與有成如皐夔周召郭李韓范並湊于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掩映于前

後語云獨力無成正是之謂也人情中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慫汾陽釋之萊公結恨王公薦之范公拂豨韓公就之皆是平心無我忘身體國大關係處若忌根仍在勉强抛却恐有决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涵養中來何可易言

韓公當國時嘗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荒聽受無幾微見于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便

（眉批）體況相愛
（眉批）凡事只看其理

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巳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巳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巳一致之道也豈有巳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巳哉、

陸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是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

何始不爲問其人是誰

人耳愚謂黨同伐異正是看得有自家人耳若從國家起見則自身非我有而况于人乎

愚謂忘身體國不特同寅和衷爲然汲引人才正見以人事君之義

明侍郎黄公孔昭爲選郎時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爲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夫之積聚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變自矯激沽名以附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繇知之故公退輒延

如此秉公蠛私。個在文選十五年。官特可謂有公道也。

見詢訪。有所得人。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在文選者十五年。噫可法矣。

狗監薦才

唐伯虎題相如滌器圖琴心挑取卓王孫賣酒臨邛石凍春狗監猶能薦才子。當時宰相是何人。因思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有如時正

儒賢事急用賢力能舉賢而空開有同升公孫之雅必其人原非實心體國者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孔子嘗論賢大夫而取鮑叔子皮加于管仲子產之上以其能薦賢也。以臧文仲爲竊位以其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也。但薦賢甚難功高則凌逼易生才高則抗排易起勢均黨分則嫌隙讒間形迹危疑不可勝道如丹溪洛蜀之黨且相傾軋況其下乎嗟嗟世之

盛也士修其實。不求名而名自至。世之衰也士自修其實。不求名而名則不至。豈易之言潛言見亦有數焉而不可強與、稽古韓文公三上宰相書范文正以丁憂上宰政書自是憂世熱腸、匪爲私也、今有行之者必咲爲躁于進矣、士將何以自見哉、

讀顏光衷迪吉錄載推賢舉能之報因言不獨宰相宜得人。自古聖賢豪傑無不繇此。漢高問

人于監門卒得鄒食其收子房于韓相拔陳平于亡虜汲汲求賢何破格也。昭烈三屈隆中而天下已鼎定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遇程本于道即修幣定交若或失之遇一浣女有異則命子貢抽琴去軫往說之其汲汲于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祗急簿書不知政本。又見

一二卑賤儒紳請託奔求之可厭、一槩峻其門
戶尊已凌人烏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知
急人不成大功度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道誠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
使廟堂以及外任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
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器格全
在于此處別大小耳

題清風嶺詩

宋王烈婦清風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

而題詩者甚衆相麻夫詩云界馬駄駄百里程清烽後夜血書成衹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麻夫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逈不侔侔矣、夫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矣。若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

送詩勵夫

王達妻徐性聰慧能詩達畧河津教諭弘治中

有丈夫氣

應湖廣聘典試徐送以詩云烏紗巾上即天宮耻見懷金夜半中。誰敢欺心霑雨露。同流楊震起清風。又千里求君試秉衡低昂屢變稱斯平勿徒苟取戕天理心似長江徹底清送次途中果有以賄囑者怒而却之尋舉一子徐訓以詩有道非身外無難事。稱此青春好自修之句。子名翕亦舉山東鄉試婦德母儀談者美之

甄節婦歌

節婦甄氏年二十配夫三載而夫卒或有勸其改適者節婦哭曰此此言何至吾耳乎吾聞婦之事人從一無二吾生爲某氏婦死爲某氏鬼矣聞者惻惻毛豎於戲婦貞其夫。子孝其親。臣忠其君。是皆出于秉懿之正。天柱賴以立。地柱賴以固者。惡可無聞哉。湖西羅子倫爲作歌曰

泉流不歸山雨落不上天妾心死不回金石無全堅白日經中衢飄忽沉西海妾心日不如長

八節婦
門無此
洲快絕
似
三代而
後復為

夜瞳瞳光不改明月懸清輝三五二八圓又虧
妾心月不如一圓耿耿無虧時妾心一寸鐵不
與洪爐滅妾心萬鈞石不觸洪濤裂妾髮可剪
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憶妾二十春結髮
事良人焉知三載皇天傾羅幃繡幕生素塵懷
中三歲兒水上浮漚倫白髮蕭蕭垂老親綠衣
零落空悲辛吾聞陳孝婦夫死養姑心愈固朱
幡人奏丹書來黃金北斗高門戶又聞杞梁妻

又不許君誠如是也

若思外則方可言節義

一哭梁山傾精誠變天地。黃土非無情。君不見
章臺女傾城華去年嫁東隣今年歸西家顏色
皎皎如桃花如桃花貪結子紅顏不惜汚泥沙。
回首天潢上。雙鳳縹緲凌紫霞。蓬蒿仰面空咨
嗟。